



舞台艺术



“南柯”新排 似梦非梦

□ 钟秋兰

6月5日晚,在江西省赣剧院新装修的大剧场里,灯光渐暗,鼓点轻响。台上是一群眼飞扬的年轻人——江西省文化艺术基金2023年度资助一般项目、新编赣剧《南柯记》正以一副青春面孔登台亮相。这一晚,唱的是四百年前的南柯一梦,演的却是贯穿四百年来的迷茫与追寻:是庄生梦蝶还是蝶人庄生梦?《南柯记》以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方式“活”了起来。

老戏新演,意义可谓不一般。汤显祖的《南柯记》被很多剧种演绎,但全本未被完整搬上过赣剧舞台。不是不想演,是太难演——满纸佛理禅机,一梦蚂蚁王国,演不好就成了晦涩说教。

如今江西省赣剧院偏要啃这块硬骨头。《南柯记》是传世名著“临川四梦”之一,讲述东平人淳于棼醉后入槐安国,历经宦海浮沉与情感纠葛。舞台以淳于棼与契玄禅师两人饮酒谈天为开篇,淳于棼醉后入梦,被两名紫衣使引入槐安国,“长为邻,烟草路,但前去,莫踟蹰”,由此拉开“南柯一梦”的序幕。在槐安国,淳于棼博得国王欢心,得娶公主瑶芳,任南柯太守。他治郡二十年,政绩显著。后公主病逝,淳于棼回朝任左丞相,遭右丞相嫉妒。国王听信谗言,将其遣返。醒来后,淳于棼发现一切皆是蚁国幻梦,最后唱着“漫道人蚁殊径,那风刀霜刃,割不断咱厮磨磨耳鬓,疼热热交颈,暮朝朝缱绻,二十年缠绵绵绵连理恩,则缘个情,则为个情!”让台上台下泪光交织。

该剧以“情”为纵轴,贯穿对俗世人性执念叩问的同时,又以“梦”为横轴,铺展虚实交叠的浮世寓言,在最终“情至”哲思与璀璨谢幕形成艺术张力——这种虚实相生的戏曲美学,引发观众情感共鸣,正是“南柯一梦恰浮生,万般皆无窈窕”的舞台体现。

《南柯记》与当代青年有着精神共鸣:淳于棼从一个失意书生大醉一场到意气风发建功立业,恰似年轻人热血沸腾的心路历程。借一个蚂蚁洞,照见滚滚红尘的众生:这份跨越时空的“奋斗史”“励志史”及虽梦醒仍对女主保持真贞的爱情观,或是传统文化送给当代人的一剂醒世良药。

赣剧《南柯记》的创排首演,更深层的意义还在于对赣剧血脉的延续。作为弋阳腔的传承,赣剧曾有过“美、秀、娇、甜”的辉煌(毛泽东主席评潘凤霞《游园惊梦》),却也面临老观众流失、新观众难觅的困境。但让人欣慰的是,近年来,赣剧《红楼梦》《李逵王》等新编戏,在省内外展演都取得了良好的口碑和市场反响,它们以精良的编排正为赣剧拼出一条“出戏、出人、创新”之路。

赣剧《南柯记》集结了业内超强阵容:一级编剧罗周在保留原著精髓的同时进行了精简提炼;一级导演徐春兰通过古典雅韵又细腻精心的编排把控节奏;一级作曲陈汝陶担任唱腔设计,用原汁原味的青阳腔表现情境;一级作曲王喆冰担纲作曲,全新编配让剧中音乐更为丰富。台前幕后的每一位演职人员,都以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细节,力求真实地表达出《南柯记》的“情”与“梦”。

这让现代观众从眼到耳享受了一场艺术大餐。这版《南柯记》把“梦”玩出了新意。光影流转、舞台如梦,婉转的唱腔飘渺如呓语。梦境与现实在“屏后相见”“云端对唱”间自由跳转,让人恍然不知身在戏中还是梦中。音乐上,这部剧以传统青阳腔打底,却融入现代编曲的呼吸感。随着定场锣鼓声声,一支曲、几声叹,衬得蚁国公主的唱腔如露滴清荷。观众直呼:“原来老戏也能这么‘仙’!”节奏上,删繁就简,两小时讲透一场人生大梦。蚂蚁国宴饮的热闹、沙场征战的激昂、梦醒时分的空茫,如

短视频般一幕接一幕冲到眼前。有现场观众感叹:“比追剧还过瘾!”

赣剧《南柯记》对白里还穿插了一句南昌方言,这个令人猝不及防的“梗”,让观众会心一笑,使得整个观演气氛轻松又活泼。“很喜欢这种拉近观众距离的创新,让人有了代入感。”有观众表示,这种活泼不是硬蹭热点,而是加入地域文化元素后,恰好让古老剧种有了现代的新表达——好表演要“暖”才有距离,冷时有温度”,创新就是让古典美学以轻盈姿态着陆当下。

赣剧《南柯记》还有着满满的青春气。在这部剧里,是台前幕后一张张年轻的面孔,是已经长大的“赣七班”孩子们(省赣剧院十年前培养的幼苗)和青年演员的挑大梁:饰演淳于棼的廖聪,是南昌大学青年教师,去年11月,他自导自演的小剧场赣剧《南柯记》就获得过中国校园戏剧节优秀剧目奖;饰演瑶芳公主的青年演员朱莹莹,则是青春版赣剧《红楼梦》黛玉的扮演者,在《南柯记》中,她一反黛玉的弱柳扶风,演出了瑶芳公主的英姿飒爽。

老戏骨的新,新演员的魂。落幕时,淳于棼执伞雨中立,似梦非梦焉。台下观众却红了眼眶——他们读懂的不仅是古人的悟,更是自己的惑。四百年前,汤显祖写梦警世;四百年后,年轻人以赣剧为舟穿越时间洪流。

“戏曲的青春化不是表面功夫,而是观念的焕新。”演出现场,台下举着手机拍照的尽是年轻人,“我们不妨理解为这是古老声腔与青年心跳的同频,戏曲传承的焦虑终被青春笑意化解。”有观众如是说。



乐音飞扬

一场『从泥土到云端』的美学历险

□ 丁够生

周兵的音乐以质朴的语言、真挚的情感和对生活的深刻洞察,构建起一座连接个体与时代的精神桥梁。作为非科班出身的创作者,他的作品《你笑起来真好看》《听我说谢谢你》等不仅创造了千亿级的播放量,更成为社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。

周兵的创作始终以“生活即文本”为核心。他中专毕业后在鞋厂、饭店的工作经历,赋予其作品天然的草根视角。如《月光下的明月山》的创作灵感源于他在晒谷场与村民同劳作的体验,将“扛竹匾”“筛豆”等劳动场景写入歌词,既保留了乡土气息,又提炼出劳动者对自然的敬畏之美。这种“泥土美学”的实践,打破了传统精英化创作对“高雅”的垄断,让音乐回归大众话语体系。

其创作方法论更体现为“在场性观察”。他蹲守早点铺记录摊主闲谈,混入广场舞队伍搜集民间口语,甚至将幼儿园孩童的即兴哼唱融入旋律。例如《你笑起来真好看》中“想去远方的山川,想去海边看海鸥”的意象,既是对城市人精神漂泊的隐喻,也以童真的表达消解了焦虑感,形成“简单却不浅薄”的艺术张力。这种对生活细节的精准捕捉,使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“呼吸感”——如同从市井烟火中自然生长出的音乐植物。

在算法主导的短视频时代,周兵的作品展现出独特的传播智慧。他提出“3秒抓耳,30秒动情”的创作法则,通过极简的文本结构与重复性节奏设计,适配碎片化传播生态。如《听我说谢谢你》以四句核心歌词循环递进,配合手势舞的视觉化演绎,迅速成为感恩教育的符号化表达,全网播放量超1300亿次。这种“极简主义”并非对深度的放弃,而是以“留白”策略激发听众的二次创作,让歌曲在不同语境中被赋予新意义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周兵并未止步于流量逻辑。他在《中国我的爱》中尝试将主旋律叙事与儿童视角结合,以“蓝天白云”“绿水青山”等意象构建文化认同,副歌部分融入民族调式与现代电子节拍,既保留童谣的纯净感,又增添时代律动。这种“传统与现代的互文”在《草原的月亮》《爱情神话》等作品中亦有体现,显示出其对音乐语言多元性的探索。

周兵的作品具有显著的情感疗愈功能。《你笑起来真好看》以“笑”作为情感枢纽,将个体焦虑转化为集体共情。歌词中“像春天的花一样”的比喻,通过自然意象的转译,重构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。这种“情感共同体”的建构,使其音乐超越娱乐属性,成为社会心理的调节器。

此外,他通过艺术行动拓展音乐的社会边界。组建“月亮娃合唱团”,设立童谣传播中心等,将音乐教育与红色文化传承结合。例如在《十七棵松》等作品中,他将革命历史故事转化为儿童易懂的叙事,用旋律搭建代际对话的桥梁。这种“艺术普惠”理念,呼应了其“让每个人在歌里找到自己”的创作初心,也暗合文艺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创作导向。

尽管周兵的作品广受欢迎,但是学界对其“过度通俗化”的质疑始终存在。有批评者指出,《听我说谢谢你》的歌词缺乏文学性,旋律依赖程式化和弦进行,可能导致审美同质化。对此,周兵回应:“通俗不是低俗,共情需要门槛的降低”。事实上,他的创作始终在“流行性”与“经典性”之间寻求平衡:一方面通过《月光下的明月山》等作品探索地域文化深度,另一方面以《中国我的爱》尝试主旋律的创新表达,显示出艺术自觉。

周兵的音乐创作,本质上是一场“从泥土到云端”的美学历险。他以草根身份闯入专业领域,用生活化的语言解构精英话语;在算法时代坚守情感本真,将流量转化为文化影响力;更通过艺术行动重塑音乐的社会功能。这种创作路径不仅为中国流行音乐提供了“下沉市场”的成功样本,更启示文艺工作者:真正的时代之声,永远生长在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。正如他自述:“我想将大千世界浓缩在作品中,让大家在我的歌里找到自己”——这或许正是周兵音乐诗学的密码。



图片为AI生成。

微评论

真实叙事的力量

□ 杨晓杰

近日,央视一套推出的文物保护题材剧《护宝寻踪》,以新颖的叙事方式将考古发掘、文物保护与悬疑探案巧妙融合,开创了文化类电视剧的新范式。该剧巧妙编织三条叙事线索:警察齐大仓抽丝剥茧的破案过程,揭示文物犯罪链条的黑暗;围绕盗墓与古董倒卖的黑市交易,直击人性贪婪与文化传承的矛盾;以考古发现为核心,让历史与现实在古墓发掘的现场交织缠绕。三线并进,彼此勾连,不仅突破了传统考古题材剧的单一维度,更是构建了立体多维的文化保护图谱。

区别于盗墓题材作品常见的奇幻悬浮,《护宝寻踪》以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真实感构建叙事空间。黄土高原深处尹村大墓的发掘现场,没有玄幻的机关与通明的灯火,只有缺氧环境中的鼓风机轰鸣,盗墓者灰头土脸,衣衫褴褛的真实影像瞬间戳破了同类题材的虚妄泡沫。剧中夺宝之战尤显张力:尹村大墓被盗文物现身国外拍卖行,方望与考古团队争分夺秒搜寻证据以阻止国宝流失。双线剪辑将拍卖倒计时与方望紧张查证过程平行推进,将文物保护刻不容缓的危机感传递得淋漓尽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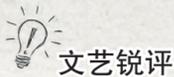
该剧人物大多以地道的陕西方言对白,语言本身就构成了强大的地域叙事磁场。油泼面、辣味社火、八凉入热的满月酒席,这些承载着厚重黄土气息的细节刻画,不仅拉近了角色与现实的距离,更让观众仿佛听见了高原的风声,嗅到了历史的尘埃。这种真实背后,是对陕西这片文化沃土深沉的自豪与凝视。

剧中辛柏青、富大龙等实力派演员以沉稳扎实的表演让角色血肉丰满。青年学者方望从导师牺牲后的痛苦、西藏历练的沉淀到重归长乐原的坚韧,情感层次丰富而真实。剧中塑造的考古工作者群像,身体力行诠释了“择一事终一生”的深沉信仰。剧中“黄肠题凑”等考古知识的自然融入,既非生硬说教,也不流于玄幻,而是将严谨学识巧妙编织于情节推进中,从而使观众在追索真相的过程中,得以理解文物守护的重要性。

可以说,《护宝寻踪》是以现实主义笔触深掘历史地层之上的人文光芒。当文物工作者直面盗墓贼的贪婪利刃却依然选择守护,当那些深埋黄沙的器物终于拂去千载尘埃时,真实本身便迸发出胜过任何传奇的震撼力量。文物不言,每一处痕迹皆是历史的证词;而真实叙事的力量,正在于让无声历史再次鸣响,唤醒我们这个时代对文化血脉的虔诚和敬畏。



《护宝寻踪》海报。(资料图)



文艺锐评

诗歌写作应有“在场感”

□ 刘合军

最近看到一些关于诗人的诗歌观点或创作访谈,内容涉及当代诗歌的现状、诗歌的先锋性、诗歌的审美标准等方面,众说纷纭。究竟该以什么来定义诗歌创作呢?其实很简单,那就是默默地写作,不要让思想的小蝴蝶折断了翅膀,让它飞向死胡同。



诗人不能绕开现实与生活,写诗需要参与和听见人类对生活一切活动的声音。诗人是“思想与灵魂”的流浪者,用生活中的发现和感悟来表现美好与渴望、痛苦与悲伤。

“假如诗人自己没有眼泪,那读者也就没有眼泪。假如诗人自己不感到吃惊,读者也就不感到吃惊。”(罗伯特·弗罗斯特语)。诗人的“在场感”和对世界的认知通过优美或质朴的诗句反映出来,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。比如杜甫,他的诗歌深刻反映了安史之乱时期百姓的苦难,这时候,诗歌的力量就显现出来了——诗歌慰藉着人们的心灵,为推动社会变革和人类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持。

有人说诗人与生活应该有距离,这是伪命题。诗人脱离生活怎么反映生活?怎么反映时代的真实性与现实性(在场感)?诗歌一旦脱离现实从哪里感知社会与血液的流淌?如果说诗歌是脉动时代的灵魂精髓,是语言中的珍珠和宝石,那么,只有在广袤大地中,得

到自然与现实的发现与锻造,才能构建和打磨出一座有生命力的语言大厦。

诗歌写作并不是靠堆砌那些看似深奥的东西才有深度,而是由小义引申出的大义。诗是不可捉摸的,像草尖的露珠,雨后的彩虹,穿越斑驳老墙裂缝的一丝丝光,它的产生和形成没有规定的路径,也没有捷径,它需要穿过岁月的表皮,四季的浸泡,经过碎裂和时光抽打,才能在虚无的边界驰骋和拓展,直抵知音的心怀。

不管是口语诗或朦胧诗,抒情诗或哲理诗,都必须以其特有律动让读者产生共鸣,以其注重当下的时代性唤起读者的共情。诗的语言不论是“方”还是“圆”,读者只关注它唤醒了什么,是不是说出了自己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。诗歌的创作,应该首先是来自现实生活,关注现实生活中的“咸”与“甜”,激发人们对未来的向往。

诗歌的“骨头”,是时代给诗人思考的命题。好诗必须反映时代,在自我的参与中去表达出有血有肉的东西。国内很多作品如徐敬亚的《顶礼,博格达》、李不嫁的《鲸落》、张二棍的《在乡下神是朴素的》都让人印象深刻。好诗是经久不衰的。

诗歌书写时代,但也书写个人。一首好诗能把诗人融进去,把个体对时代的观察、经历与感伤、思考与希冀写进去,同时让读者产生共鸣。当然,在诗歌的写作上,我们也不提倡让诗歌去讨好读者。一首诗,表达和抒怀的首先是诗人自己,是诗人真实的情感,让无声的寂静轰鸣起来。

这正是罗马尼亚哲学家齐奥朗所说——“让孤独放出光芒”。“在场感”是诗人保持独立创作的宝贵品格,诗人遨游在自己的灵感星空,他的文字和言语都是相通的,他的诗歌无边无际,在孤独的废墟上会开出生命力旺盛的花。